

桑榆漫志
讀書偶見
西軒客談
廣客談



桑榆漫志

陶輔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三他其及志漫榆桑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館據今獻彙言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桑榆漫志

陶輔著

雪航論項羽殺宋義為是先儒斷其矯殺為非又論
王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宮廟坑降卒為是先
儒言其暴橫為非又論羽鴻門不殺沛公有人君之
度謂先儒不能表而出之又論項羽獲太公呂后三
年無媼殺之心聞吾翁即若翁之言即捨太公則篤
於朋友之義而先儒不能察又論烏江之死羽之才
美亘古無倫本實天亡而非羽罪司馬遷楊雄所論
皆謬此雪航之所以立言排論正是非於既往扶世

教也夫何不思羽為人臣受命其君擅殺主將幸而成功即不回顧獨假凶威肆意自負及至沛公滅秦猶且杖兵縱惡不一稟命於君剖分四海任已行封甚至奪君之國遷而弑之嗚呼凡有天下者必以忠孝為本若項羽者既為弑君之賊其罪通貫天地雖有百善無足稱也不然其於義操懿溫豈無私仁假義皆可尚也

雪航謂秦以殺伐專尚功利之國也自孝公石門之戰至於始皇兼并天下使聖賢封域悉為丘墟神明之胄盡皆絕滅天下生民肝腦塗地項羽入關坑焚

之慘屠戮之殘乃天假其手為報成周六國之讐伸
億兆臣民之恨論者乃咎羽過謬予又疑而辨曰夫
自唐虞夏商之有天下常稱萬國及周武伐紂功臣
謀士建國七十兄弟之國五十姬姓之國四十前後
相因未聞有所損革降至威烈之世號稱戰國向日
萬國上餘七雄其他諸侯盡為大吞小并強暴弱亡
周之邦基不及宋衛止古神明之胄聖賢封域豈待
秦而後亡哉予謂今日秦之暴滅六國即徃日七雄
暴滅天下諸侯也今日天假項羽之手滅秦以報成
周六國之恨即曰天假強秦之手并滅六國以報天

下諸侯之恨秦自穆公之後五世之陰謀六國自幽王而下三百年之積習或曰六國之暴而能存周強秦之暴而敢滅周曰噫若使六國之君不行欺削秉命天子共守周制雖有百秦其暴何施吁滅周者六國也滅六國者亦六國也豈待秦項之後而論其報復耶

嘗見小小常人之家赫然興旺者若非父祖死於非命必其父祖立行污下被人鄙視者論者以為父祖子孫本乎一氣大屈之後必有大伸此雖一定之論然其氣理渺茫無形可証豈敢固執以為必然形諸

言而用諸事乎予有小園嘗植花木或有雜樹生其間予斫去之隨去復生或久不斫則柯條一發其茂倍常回思無形之理則有形矣

嘗見古城頽處其間杵跡反上人皆莫曉其理後因偶在內府庫中得見築地大石鵞面徑二尺許中開七竅皆透大如酒杯意使起落平正不致風鼓傾側所以打平之處復打必有圓跡高起脫似反杵形始皇初并天下咸陽之間北自九巖南至樗杜濶四百里東自河西及汧渭長八百餘里離宮別館相望聯落宮城前闕以磁石甃門凡外國使來有懷刃者

自止不能行以示神異又漢武作鳳凰闕至高七十
丈五尺此等皆極奢極過極恠之為也

元章米公尹雍丘時境內大蝗其隣縣尤甚以為雍
丘之被逐越界集彼境內移文米公使止其打逐米
公大笑題紙尾以荅之曰蝗虫本是飛空物天遣來
為百姓災本縣若能驅得去貴司還請打回來

世謂秦檜誣殺岳飛為終古不磨之恨自南宋訖今
數百餘年雖亦夫可婦無不吁呵切齒至於巨儒佳
士多登於文章歌詠徃徃哀吊不已者何也原其飛
之為將誠通天地忠貫金石功垂成而墮志將伸而

屈年方富而遭此冤橫時君恬然不知然檜之得宋
政也非因才望而至亦非推序而進實乃宋運當否
天假巨眚迷惑時君之心倒是作非審白為黑所以
罷君子消除廟謨進小人朋合奸黨遂諫臣蔽欺視
聽讐忠良戕殺異已重賦歛以耗民財黜功賞以阻
戰士易邊帥更隔藩籬減制府易通奸細布和詔天
下灰心通和議養金人之銳屈君志以長敵威求苟
安甘忘讎恥事事顛倒以為金謀時君托為周召所
以敗日下指目中興之業成他年不可救亡國之基
其於飛也非有他怨不過痛反奸懷耳至若受人之

恩滅宋八葉之天下食民之祿而殄百萬之生民其
可恨者何但一飛亡也夫大丈夫有志功名者當以
生得其時死得其所為幸生不遇其時死不得其所
為不幸而又豈在功之成廢志之屈伸年之長短哉
若岳侯者誠所謂生遇其時死得其所者也諸葛武
侯冠絕古今尚有街亭之敗賁恨而殂岳侯當此否
運能保其始終全勝乎噫檜之殺飛似是全飛也又
何怨乎

先正有言以我觀物物皆物也以物觀我我亦物爾
是謂均稟一氣無所彼此然其知覺靈妙之性各負

不通不免脫然各我其我又似各天其天不可均視
而一也故禪家有設疑尋我之言須當察乎未生我
前豈知有天既生我後因知有我方知有天我死之
後天我兩亡是知生不與物通死不與物共各我其
我各天其天矣性命相乘天我一也故相同其存亡
也所不易者理也然其知覺靈妙天之本然道德仁
義天之本有知格忠孝我之所修此天與我無二之
驗也物我之不同既明又何染物欲而悖已天也或
曰若父子者亦彼我乎曰父子以形氣相授非天而何
然天以理氣之名非蒼蒼之形爾或曰言天我兩亡

恐近釋乎曰噫不聞張子所謂知所以死而不亡者
可與言易矣

損齋梅氏備忘錄論前人所謂地有四遊之非梅曰
地之凝結由制於氣之勁回旋遶而不可嬰也地而
可遊是天氣尚可嬰也非不知地亦不知天也噫天
地一氣也清濁相附而成天氣附地旋遶地體乘氣
升降四遊者乃天道之自然以應乎四時地隨氣運
不得不逐氣之移轉也詳損齋之論不知孰又為知
天地者歟

氣運之盛衰乃陰陽一消一長也如春生秋殺夏熱

冬寒實天地不可易之理也大則一國小則一家至
於一人一物莫不同軌人當此際皆謂之一定莫逃
之數盛者縱奢肆婪衰者屈節亡恥更不思天道固
已自然而我當竭人事修之於未然使其盛不過盈
衰不至否則天人之道合矣正如春耕種而秋收歛
則口腹充冬裘火夏而扇浴則寒暑避人若居盛戒謙
存去奢思悔以保其福當衰則樂天守分去佞養德
以避其禍此乃用人事以補天道之驗也又何國之
興衰家之成敗而無少濟之道乎豈可從而指之為
造化必然甘隨其喪敗哉

王峯丘先生者

盛代之名儒也博學多知賦性高傑獨步時輩曾述世
史正綱義嚴理到括盡幽隱深得麟經之旨及他註
述精詳偉奧不減先儒又惡市井時俗汚下多作淫
放鄭聲為民深害先生自創新意譔傳奇一本題曰
五倫全備欲使閭閻演唱化回繇習振啓淳風其於
先生心迹之正輔世之功又何如哉是後於書肆中
有賣鍾情麗集者首尾詩詞數百備序其關目之本
末皆道男女私期密約之事其間形容其淫褻穢濫
備至見者不堪啓目不知當日作者何顏舉筆書之

耶及觀其引則題曰玉峯主人所作噫有是乎意惑
他人偽作不然此詞以之追配八風之舞亦不忝矣
非敢擅為彼此宜待識達君子辯之

鼻陽也飲天之六氣口陰也食地之五穀氣以滋元
穀以養血氣附血而固如天之附地血依氣而榮如
地之依天血氣和而精生精氣堅而神爽一不能獨
存兩不能禁止能禁者久視能存者神乎

目視太陽也非日火不能自照此離明外光也乃木
火之交肝心之用神竄之所以受役者也耳聽少陰
也非風氣而不能自通此坎暗內景也乃金水之交